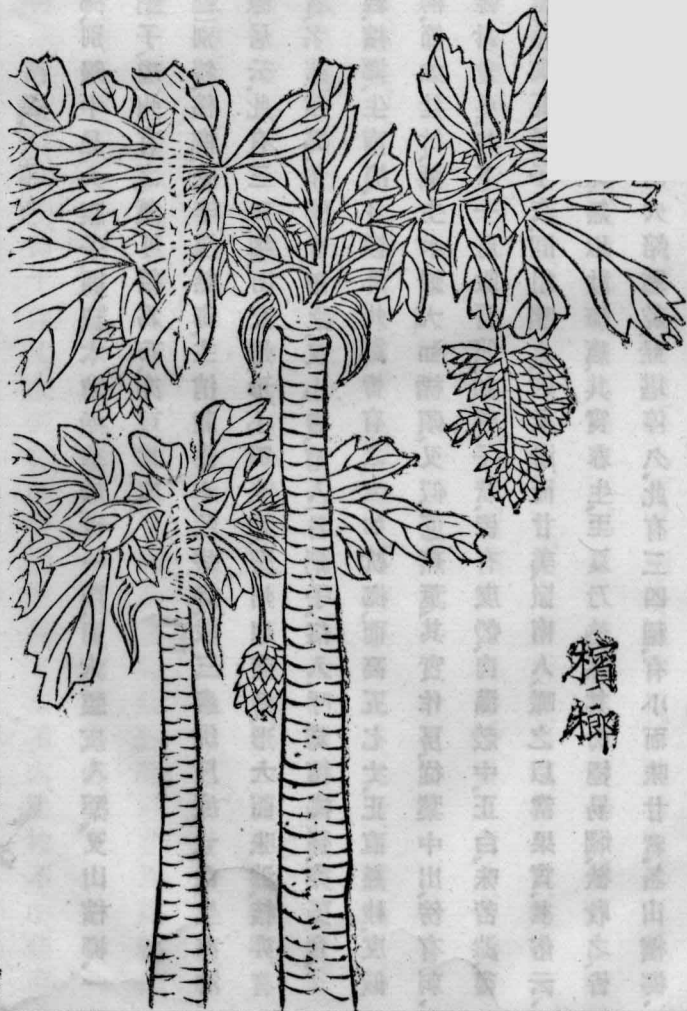


重修植物名實圖考

小野職慤重修
果類

卅二
下



檳榔

檳榔

檳榔、別錄中品、大腹子、開寶本草始著錄、皆一類、而大腹皮入藥、又山檳榔、一名蒟子、瓊州有之、葉可績爲布、亦可爲席、

〔長編〕別錄、檳榔、味辛溫無毒、主消穀逐水、除痰癖、殺三蟲、伏尸、療寸白、生南海、陶隱居云、此有三四種、出交州、形小而味甘、廣州以南者、形大而味澁、核亦有大者、名猪檳榔、作藥、皆用之、又小者、南人、名蒟子、俗人呼爲檳榔孫、亦可食、

圖經、檳榔、生南海、今嶺外州郡、皆有之、大如桄榔、而高五七丈、正直無枝、皮似青桐、節如桂竹、葉生水嶺、大如楯頭、又似芭蕉葉、其實作房、從葉中出、傍有刺、若棘針重疊、其下一房數百實、如雞子狀、皆有皮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澁、得扶留藤、與瓦屋子灰、同咀嚼之、則柔滑而甘美、嶺南人、噉之以當果實、其俗云、南方地溫、不食此、無以祛瘴癘、其實春生、至夏乃熟、然其肉極易爛、欲收之、皆先以灰汁煮熟、仍火焙熏乾、始堪停久、此有三四種、有小而味甘者、名山檳榔、

有大而味澁核亦大者名猪欖榔最小者名納子其功用不說其別又云尖長而有紫文者名欖圓而矮者名榔欖力小榔力大今醫家不復細分但取作雞心狀存坐正穩心不虛破之作錦文者爲佳其大腹所出與欖榔相似但莖葉根幹小異并皮收之謂之大腹欖榔或云欖榔難得真者今賈人貨者多大腹也、

海藥謹按廣志云生東海諸國樹莖葉根幹與大腹小異耳又云如椶櫚也葉茜似芭蕉狀陶宏景云向陽曰欖榔向陰曰大腹味澁溫無毒主賁飢諸氣五膈氣風冷氣宿食不消脚氣論云以沙牛尿一盞磨一枚空心煖服治脚氣壅毒水腫浮氣秦醫云欖榔二枚一生一熟搗末酒煎服之善治膀胱諸氣也開寶本草大腹微溫無毒主冷熱氣攻心腹大腸壅毒痰膈醋心並以薑鹽同煎入疏氣藥良所出與欖榔相似莖葉根幹小異生南海諸國南方草木狀欖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條直

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搖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澀、剖其皮、鬻其膚、熟而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邇近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錢、

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曰、檳榔、三月華色、仍連著實、實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黃、剝其子、肥強不可食、唯重作子、去其皮并殼、取實曝乾之、以扶留藤、古賁灰合食之、味甚滑美、亦可生食、最快好、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異物志曰、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桂、其顛近上末、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癰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無花而爲實、大如桃李、又棘針重累其下、所以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硬如乾棗、以扶留古賁灰并食、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飲啖、設爲口實、林邑圖記曰、檳榔樹、高丈餘、皮

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森秀無柯、頂端有葉、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掛、南州八郡志曰、檳榔、大如棗、色青似蓮子、彼人、以爲貴異、婚嫁好客、輒先進此物、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廣州記曰、嶺外檳榔、小于交趾者、而大于納子、土人亦呼爲檳榔、

晉俞益期、與韓康伯賤、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子旣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深恨、吳錄、地理志、交趾朱戴縣、有檳榔樹、直無枝條、高六七丈、葉大、如蓮實、房得古賁灰、扶留藤、食之、則柔而美、郡內、及九真、日南、並有之、

嶺表錄異、安南、自幼及老、採檳榔實啖之、自云、交州地濕、不食此、無以祛其瘴、
癘、廣州亦噉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

海槎餘錄、檳榔、產於海南、惟萬崖瓊山會同樂會諸州縣爲多、他處則少、每親
朋會合、互相擎送、以爲禮、至於讖烟、不用年帖、只送檳榔而已、久之、多以家事
消長之故、改易告爭、官司難於斷理、以無憑執耳、愚民不足論、士人家、亦多有
溺是俗者、

西溪叢語、上林賦云、仁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云、葉如甘蕉、頻音
賓、吳普本草云、一名賓門、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蠣灰、以老葉裹嚼之、老
音老、又音蒲口切、初食、微覺似醉面赤、故東坡詩云、紅潮登頰醉檳榔、

說文解字注、顙、顙木也、未詳、疑卽仁頻也、上林賦、有仁頻、孟康曰、仁頻、檳也、李
善曰、仙藥錄云、檳榔、一名檳、然則仁頻卽檳榔也、從木頻聲、符眞切、十二部、

馬檳榔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馬檳榔、生滇南、金齒沅江諸夷地、蔓生、結實、大如蒲萄、紫色、味甘、內有核、頗似大楓子、而殼稍薄、團長斜扁不等、核內有仁、亦甜、

羣芳譜、馬檳榔、俗譌爲馬金囊、一名馬金南、一名紫檀榔、結實紫色、內有核、而殼薄、去殼、其仁色白、盤轉、與北方文官果無異、第文官果、乾久食之、刺喉、馬檳榔、雖乾嚼之、輒美、嚼完、以新汲水送下、其清甜香美、凡果無與爲比、

按馬檳榔殼、似雲南檳榔殼、扁圓如小梯、老則開裂粘殼、有核十餘枚、似松子而扁、皮亦薄、核中仁、扁如瓜子仁、而厚、有彎尖、蓋其芽也、嚼之、味初如核桃、松子仁、漸甜美而雋永、凡果無與爲比、其言誠然、滇中多有知之者、希明吳寬詩、有樹吾不識、人云馬檳榔、檳榔產南海、結實因瘴鄉、平生冒其名、豈亦如丁香、白花細而密、實甘翻可嘗、其葉與麻同、沃若澤且光、麻馬音或譌、欲問郭駝亡、是爲此果寫照、且足訂俗、又本草會編、馬檳榔、產難、臨時、細嚼

數枚、井華水送下、須臾立產、再以四枚、去殼、兩手各握二枚、惡水自下也、欲斷產者、常嚼二枚、水下、久則子宮冷、自不孕矣、本草綱目、傷寒熱病、食數枚、冷水下、又治惡瘡腫毒、內食一枚、冷水下、外嚼塗之、卽無所傷、滇南本草、俱未載、



甘蔗

此竹不
出廣東

甘蔗

甘蔗、別錄中品、糖霜譜博核錄以資考、

零婁農曰、甘蔗、南產也、閩粵河畔、沙磧不穀、種之彌望、行者拔以療渴、不較也、章貢間、閩人僑居者、業之、就其地、置竈與磨、以煎鑄、必主人先芟刈、而後里鄰、得取其遺秉滯穗焉、否則罰利重、故稍吝之矣、而邑人亦以擅其邑利爲娛、余嘗以訊其邑子、皆以不善植爲詞、頗詫之、頃過汝南鄆許、時見薄冰、而原野有青蔥林立、如叢篁密篠、滿畦被隴者、就視之、乃穰也、衣稍赤、味甘而多汁、不似橘枳畫淮爲限也、魏太武至鼓城、遣人求蔗於武陵王、唐代宗、賜郭汾陽王、甘蔗二十條、昔時異物見重、今則與粗梨棗栗同、爲河洛華實之毛、豈地氣漸移、抑趨利、多致其種與法、而人力獨至耶、但閩粵植於棄地、中原植於良田、紅藍徧畦、昔賢所唏、棄本逐末、開其源、尤當節其流也、

〔長編〕別錄、甘蔗、味甘平無毒、主下氣、和中、助脾氣、利大腸、陶隱居云、今出江東

爲勝、廬陵亦有好者、廣州一種、數年生、皆如大竹、長丈餘、取汁以爲沙糖、甚益人、又有荻蔗、節疎而細、亦可噉也、

圖經、甘蔗、舊不著所出州土、今江浙閩廣蜀川所生、大者亦高丈許、葉有二種、一種似荻、節疎而細短、謂之荻蔗、一種似竹、節長、窄其汁、以爲沙糖、名竹蔗、泉福吉廣州、多窄之鍊沙糖、和牛乳爲石蜜、卽乳糖也、惟蜀川作之荻、但堪噉、或云、亦可煎稀糖、商人販貨至都下者、荻蔗多、而竹蔗少也、

食療本草、沙糖、多食、令人心痛、不與鯽魚同食、成疳蟲、又不與葵同食、生流澀、又不與筍同食、使筍不消、成癥身重、不能行履耳、

本草衍義、沙糖、又次石蜜、蔗汁清、故費煎鍊、致紫黑色、治心肺、大腸熱、兼噉駝馬、今醫家治暴熱、多以此物爲先導、小兒多食、則損齒、土制水也、及生蟻蟲、保蟲屬土、故因甘遂生、

唐本草、沙糖、味甘寒無毒、功體與石蜜同、而冷利過之、窄甘蔗汁、煎作、蜀地西

戎江東並有之、

神異經、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虬蟲、人腹中虬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減多益少、凡蔗亦然、

南方草木狀、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箝取其汁、曝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南人云、甘蔗可消酒、又名干蔗、漢書郊祀樂歌曰、太尊蔗漿析朝醒、是其義也、秦康六年、扶南國貢諸蔗、一丈三節、

齊民要術、說文曰、諸蔗也、按書傳曰、或爲芊蔗、或干蔗、或邯鄲、或甘蔗、或都蔗、所在不同、

洪邁、糖霜譜、論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胸鼈炮羔有柘漿些、是也、其後爲蔗餠、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

蔗餽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榨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如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榨漉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於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歷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紅蔗、

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鑣、曰蔗斃、曰蔗礪、曰榨斗、曰榨壯、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堪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番禺縣志、物產甘蔗、邑人種時、取蔗尾、斷截二三寸許、二月、於吉貝中種之、拔吉貝時、蔗已長數尺、又至十月、取以榨汁、煮爲糖、此種名竹蔗、一種名白蔗、宜食、不能爲糖、一種紅者、傷跌折骨、搗用醋敷患處、仍斷蔗、破作片、夾之、折骨復續、人家種以備用、

山家清供、雪夜、張一齋飲客、酒酣、簿書何君時奉出沆瀣漿一瓢、與客分飲、不覺酒容爲之灑然、問其法、謂得之禁苑、止用甘蔗蘆葍、各切作方塊、以水爛煮卽已、蓋蔗能化酒、蘆葍能化食也、酒後得其益可知矣、楚詞有蔗漿、恐卽此也、鎮江府志、南唐盧絳、微時、往還澗壁、病瘖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樽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已、謂絳曰、子病、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果瘥、

南越筆記、蔗之珍者、曰雪蔗、大徑二寸、長丈、質甚脆、必扶以水、否則摧折、世說云、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卽消、風吹卽折、是也、其節疎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潤澤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蔗、食至十挺、膈熱盡除、其紫者、曰崑崙蔗、以夾折肱、骨可復接、一名藥蔗、其小而燥者、曰竹蔗、曰荻蔗、連岡接阜、一望叢若蘆葍然、皮堅節促、不可食、惟以榨糖、糖之利甚溥、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蓋

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幾與禾田等矣。凡蔗歲二月必斜其根種之，根斜而後蔗多，蔗出根舊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種種至一月，糞以麻油之麩已成干，則日夕揩拭其嫩，剝其蔓莢，而蔗乃暢茂，蔗之名不一，一作肝懣，蔗之甘在于在蔗也，其首甜而堅實難食，尾淡不可食，故貴在干也。蔗正本少，蔗本多，故蔗又曰諸蔗，諸衆也。蔗出之謂也，蔗出者尤甘，故貴其蔗也。曰都蔗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蔗詩，張協有都蔗賦，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諸之美也。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畢，其蔗無宿根，悉是常年，故美。榨時上農一人一寮，中農五之，下農八之，十之以荔支木爲兩轆，轆轆相比，若駢然，長大各三四尺，轆中餘一空隙，投蔗其中，駕以三牛之牯，轆旋轉，則蔗汁洋溢，轆在盤上，汁流槽中，然後煮煉成飴，其濁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黃者曰黃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雙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糞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細若粉雪，售於東西二洋，曰洋糖，次白